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星期四
2025年2月20日

□主编：郝良
□编辑：杨蕙菱
□美编：罗烽烈

行吟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版
07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连山行

□方兰(四川)

广汉连山有道菜叫“连山回锅肉”，大刀切的，一片片像手掌一样大，颇有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的豪侠之风，观感和口感都很汪实。

四川话“汪实”，一个表示扎实的褒义词，指某样东西分量很多、很足，一点儿都不水，干货满满的意思。

其实，连山镇“汪实”的东西还不少。

晚上，点燃和金主等人在群里聊，说现在过年形式咋的变化。金主说，人户少走了，鞭炮少放了，但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还是亘古不变。点燃说，同学会、朋友会啥的吃吃喝喝，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“走人户”。我说，点燃，等你召唤，年前共燃一盘。点燃说，那就“择日不如撞日”，明天吧。去哪儿？连山！很想赶一赶年前的乡场，正好明天连山赶场。

连山镇离德阳不远，是广汉的大镇，交通发达，地处中江古店、金堂官仓、广汉金鱼、德阳八角交界处。

次日一早到了场口，把车停好后，再来安抚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胃。

一直喜欢吃面，家里常备中江的水面、广汉连山的干面。今天到连山，我们几个人心照不宣，先找个地儿整碗面。

“老板，来碗面！”老街上的高家龙门面馆，店小，人气不小，门口沸腾的锅灶让胃喜悦。“好嘞！”老板应着，立即抓面入锅、打料，很快呈上桌面。

一筷子下去，大家便“呼噜”不止。不是饿，是香。

“这面筋道。”幽妹儿的眼睛都没抬，连声赞道。

“来一次就知道是我想要的。”我喝着面汤说，“这味道真是太汪实了。”

“来对了，我就知道你要吃面。”点燃笑道。

吃过早饭的仇姐和淮姐也禁不住要了一碗：“确实巴适，这面汪实！用料很正。”

出了店门，一行人心满意足地溜达到

农贸市场。

“这牛肉看起来巴适，咋卖的？”我们拨弄着一牛肉案台上挂着的背柳、腱子、牛尾等，看经验丰富的仇姐点着头，果断下手。你要这，我要那，一圈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走下来，新鲜干爽的豌豆尖、紫头大蒜苗、小而饱满的干红辣椒等，满满当当的，重得让人不停换手。

电话响了，原来是广汉的金主和珍子到了。

一见面，金主便人手一份——沉沉的七大袋干面，着实让人吃了一惊。就算如他所言，分享一下获得年度优秀工作者的喜悦，两把魔芋面也就可以了，连山面再好吃，也不至于把人家面坊里各种口味的面都买来。太莽了！这是要我们过个“面”年呐。

金主真诚地笑着说：“几把面，一点儿心意而已。”一手拎着仇姐给我们选的菜，一手拎着金主的面，我说：“这沉甸甸的心意也太汪实了吧！”

四下张望，前面不远处有家老茶社，此时离午饭时间还早，我们边说着话边信步走进去。

茶社大，堂子宽，这里的一切都老——墙面老，地面老，桌椅板凳老，掺茶的老头老，布局摆放老。如果加以拾掇，颇有种电影《茶馆》场景的既视感。价格也老，两块钱一杯；气味更老，这从时光深处渗出的气味的，让我想起考上高中的那年暑假，和两个同学到镇边上一茶馆学老头喝茶的样子。一女生老练地喊道：“老板儿！倒三碗茶。”“来喽！”掺茶嬢嬢笑盈盈地拎着长水壶从后间出来。看见我们，地面露慈爱地招呼道：“放假啦？么女些。”“嗯！”茶馆里清一色的老头，在竹编椅上或倚或躺，半眯着眼，叼着长长的老烟杆。室外是一条村道，被烈日晒得静谧无声，没有一丝风，只有藏在河边树中的知了在一声声地叫着夏天……明明是第一次进茶馆，

除了没有长烟杆，三个小丫头喝着盖碗茶，那悠然自得的姿态和神情学得有模有样。

记不起第一口盖碗茶喝的什么，也不知道是一角钱还是几角钱一碗，但至今记得那无忧无虑的心境背后，有慢悠悠的时光之美。就像现在，坐在这老茶社的竹椅子上，放下手机，含着一颗久违的大白兔奶糖。听老姐们聊着过去的天，跟老妹们说着现在的话，不慌不忙的笃定里，一种汪实的“从前慢”溢满心间，好像时间都露出了不被追赶的笑脸。

太阳晃悠悠地出来了，落在瓦上屋檐，映着老墙小巷。

我们想去吃的那家豆花牛肉因故闭店两天，只好转到一家小吃中餐馆。苍蝇馆子生意好，老板忙得穿梭不停，但丝毫不减服务的热情。

饭后，我们走过老街，拐进一条小巷。巷子里有老屋、小楼、泥墙、黑瓦，看似简陋，却十分养眼，幽妹儿由衷地赞道：“这里好干净啊！”是的，一个乡镇的巷弄偏隅如此干净，怎不叫人展颜舒眉？午后的阳光洒在地上，温暖柔和，眼前的一切更显宁静、明亮。几蓬越过矮墙的竹叶，院边的自留地，无一不让我们的脚步放缓、驻留。

“在这些地方走走，真是太巴适了！”仇姐感慨不已，“有古巷气息，却没有一点儿商业味。”

“嘎吱”一声，我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饭馆老板娘，她连围裙都没摘下，一脸细汗地从电瓶车上下来，拎着两大袋干面迎向我们，笑道：“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有两袋放在我们前台的面忘拿了，我在老街上转了几圈，还好在这里碰到你们……”

拎着沉甸甸的面，看着老板娘远去的背影，有点恍惚，却又真真实实。这人，这店，这地，普普通通，但释放出的味道就像那碗面，汪实、真诚、热气腾腾。

美，但若看到这流冰“白莲花”，我会觉得冷。人到中年，见着一河的“白莲花”往下游去，只觉是一年之初遇到了祥瑞，无论人生怎样也当有感激之心，寒凉自有寒凉的美意。

我平日很少驾车，但回到家乡，每每驾车，总选择去往白云乡。白云的故乡，在我们县城，居然是个村庄。去白云乡村，看村看庙，看山看水；看人家用玉米秆包了花椒树，外面再包一层布，说是为了防止树冻着；看村人拄着拐杖，沿公路转悠；看飞鸟成群，落在干硬的枣树林，看流冰千朵万朵染朵朵漂在黄河上，远去，碧空一片……

行至白云乡，每每远望，总觉得有被安慰到，被时间安慰，也被空间安慰。这次我幸遇万亿朵流冰“白莲花”开在河上，如同见了一场神迹，世间很多俗事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中午时分返程，河上的冰几乎化开，到了县城境内，已看不见流冰，黄河水仍然流着。也许隔日早晨又结冰了，如果开着车子去往白云乡，又能见着同样的景观，或许还可以见到春暖花开。

四季也像是一种象征。开河，春天来了；结冰，冬天到了。人心也有开河期、结冰期，现在我渐近中年，时觉各种无常是有常。我虽怕冷，但只有冰冷才可以结出的冰与流冰，仍然令我向往。自然的万象，是一种无言的馈赠。回到故乡，经常能看到认识的人老去的面孔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我也在老去中。亲人渐老的脸，夜里睡眠时分的咳嗽和呜咽，早晨眼睛的浑浊，逐渐失聪的耳朵，蹒跚的背影……一切都令我落泪和伤感。但白云乡的流冰，抚慰着归家的人。我应当继续驾驶着车，一年四季地走下去，走过属于我的时间，走入属于我的空间，珍惜拥有的一切。白云乡，你让我远行，也令我归来，我与你永无分别。



云归处

□刘国欣(陕西)

白云乡，属于陕西府谷县最南边的村庄，出了村庄继续往南，就是另一个县城。白云乡村，面朝黄河，过了黄河，就是山西。

每年回到老家，我都会叫车或者自己开车到白云乡转悠。村庄起名“白云乡”，据传是一位落魄秀才的杰作。前些年，白云乡穷山恶水，此地的人进城不易，因此很不开化。然而，沿黄公路修建以来，白云乡作为此县最南边的一个村庄，临近神木市，又临黄河，还有怪石嶙峋的山和宽阔的河流，算得上是不错的旅游资源，再加上一些文化附会，这地方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吸引了周边很多人前来。登山观水，春夏秋冬有不同的风景，每个季节都让人留恋。于我而言，白云乡，云归处，首先是地名的吸引，一种梦幻，一种情愫，也像是一种遥遥渺渺的精神追求。每每来此，总会走神，山水加名字，都令我深思。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，到此登

临，确有此感。

上次来白云乡，还是中秋不久。临河一隅，正在建一座河神小庙，当时已几近竣工，两个工人正在给庙宇的围栏贴瓦当。一晃，新庙已成旧庙。我入庙门时，见河神慈眉善目地端坐着，两边分别站立一童子。虽适逢数九天，但庙里香火算是鼎盛，香灰仍有余味。

白云乡的山叫“乌龙山”，登上山顶四望，山河浩荡不虚。沿黄公路修建后，春夏秋冬都有人登山，山上也建了一些方便行人的栈道，也修建了一些供人观赏的景点。其实，大多数人应该如我一般，来此是为了吹凉风和看黄河。

正值流冰季，上游的黄河在解冻中，天气一暖，黄河上漂浮着很多流冰。我拍照发给远方的友人，友人说像一河的白莲花。我像是得到了万个祝福，只觉得欣喜，要将那万千朵莲花分与他人。年少时，读文学作品，各种美景美物，虽觉美则